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下　宋　袁樞　撰

煬帝亡隋

隋文帝仁壽四年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為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脩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　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　癸丑下詔於

伊洛營建東京

煬帝大業元年春三月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户以實之廢二崤道開葼册道　勑宇文愷與内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宫南接皁澗北跨洛濵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竒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内嘉木異草珍禽竒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

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千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黄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皋北至河陽相望于道又作天經宮于東宮四時祭高祖

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

内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内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宫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内亦剪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氷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宫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秋八月壬寅上行幸江

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丈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凌波五樓道場玄壇樓船板艙黃蔑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

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為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艚艓八櫂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曜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内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宫厭飫将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将作大匠宇文愷位開府儀同三司

二月丙戌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

服儀衛制度以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為太府少卿使之
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愽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
益衮冕畫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為之又作黄麾三萬
六千人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為華盛
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
有堪氅毦之用者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旁無
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
子自拔氅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為瑞曰天子造羽儀

鳥獸自獻毛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塡街溢路亘二十餘里　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闕陳灋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辛亥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以上文官乗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秋七月甲戌元德太子昭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　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為燕王侗為越王侑為代王皆昭之子也

九月乙丑立秦孝王子浩爲秦王　冬十月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初齊溫公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藴希旨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

皆為樂戸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
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閲之於芳華苑積翠
池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黿鼉龜鼇水人蟲
魚徧覆於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黄龍長七
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欻然騰過左右易處又有
神鼇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衣錦繡繒綵舞
者鳴環佩綴花毦課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綵為之
空竭帝多製艶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

怨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氏偏隅樂工曹妙達猶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貴汝宜自脩謹

三年夏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　丙寅車駕北巡　六月帝過雁門自榆林出塞甲士五十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作觀風殿及行城周二千步八月乙酉帝幸啓民帳賦詩而還啓民從入塞事見突厥朝隋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畧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

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别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縱横所亘將二萬里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總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壅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兹乎帝

大悅賜物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
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呑帝于是慨然慕秦皇
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為
黄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
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
萬萬計令中國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導也
四年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水濟渠引
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月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廵長城　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歴覧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　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　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為東都　戊子上自東都西

還　二月戊申車駕至西京　三月己巳西巡河
右乙亥幸扶風舊宅夏四月癸亥出臨津關度黃河至
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乙亥上大獵于拔延
山長圍周亘二十里庚辰入長寧谷度星嶺丙戌至浩
亹川以橋未成斬都水使者黄亘及督役者九人數日
橋成乃行　六月辛丑帝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
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
姓相見此何理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丙午至張

掖帝之將西廵也命裴矩説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諠譟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塡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悦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為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扞禦吐谷

渾以通西域之路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于此矣帝謂裴矩有綏懷之畧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塗險遠及遇寇鈔人畜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　丙辰上御觀風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其餘蠻夷使者陪階

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及魚龍戲以娛之賜賚有差戊午赦天下吐谷渾有青海俗傳置牝馬於其上得龍種秋七月丁卯置馬牧于青海縱牝馬二千匹于川谷以求龍種無效而止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雪晦冥文武饑餒沾濕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大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癸未車駕入西京冬十一月丙子復幸東都

六年春正月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丑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嘆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

貧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纒樹何為市人慙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藴光禄大夫郭衍皆以謟諛有寵述善于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為忠曰惟有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内

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冠自隨謂之四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晶慶之孫也皆有寵於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饌敕燕王倓與鉅晶及高祖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冠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飲更相勸侑酒酣殽亂靡所不至以是為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晶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于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二月庚申以所徵周齊

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　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宫　初帝欲大營汾陽宫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乃録齊王暕攜皇甫詡從駕及前幸涿郡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譴衡以憲司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築樓煩城因帝廵幸得謁帝帝

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咎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復遣之榆林未幾敕衡督役江都宫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衡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鎻詣江都市將斬之久乃得釋除名為民放還田里以王世充領江都宫監　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宫草頓欲東巡會稽

七年春二月己未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勑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凍餒瘦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壬午下詔討高麗討高麗事見隋討高麗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懐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

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糇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羣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䴚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

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宦貲
產富厚霸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
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德同縣孫
安祖亦集無賴少年入高雞泊中為羣盜時齊人張金
稱聚衆河曲脩人高士達聚衆于清河境内為盜事見唐平
河朔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
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
斬決然莫能禁止

八年春三月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　夏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　秋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亡失蕩盡　九月庚寅車駕至東都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　己亥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　二月帝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不聽　三月丙子濟陰

孟海公起為盜保據周橋衆至數萬　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　戊寅帝幸遼東命民部尚書樊子蓋等輔越王侗留東都　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勃海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　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

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元進手長

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皇帝再發三
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
兄征高麗者猶大半不返今已罷獘復為此行吾屬無
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
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　秋八月玄感兵敗執送行
在所磔尸東都市　癸卯吳郡朱燮晉陵管崇聚衆寇
掠江右燮本還俗道人涉獵經史頗知兵灋形容眇小
為崑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歸

崇長大美姿容志氣倜儻隱居常孰自言有王者相故羣盜相與奉之時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揚子分為五營以備南賊崇遣其將陸顗渡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軍資而去衆益盛至十萬　辛酉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裴藴刑部侍郎骨儀與留守樊子蓋推玄感黨與儀本天竺胡人也帝謂藴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既殘酷

蘊復受此言由是峻瀍治之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家枉死者大半流徙者六千餘人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阬之于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琅邪王胄俱坐徙邊綽胄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

高選亦當為天子矣帝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　九月己卯東海民彭孝才起為盜有衆數萬　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圍東郡虎賁郎將費青奴擊破之　劉元進帥其衆將渡江會楊玄感敗朱燮管崇共迎元進推以為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為尚書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

多執長吏以應之帝遣左屯衛大將軍代人吐萬緒光禄大夫下邽魚俱羅將兵討之　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孝慈敗死　十二月唐縣人宋子賢善幻術能變佛形自稱彌勒出世遠近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輿事泄伏誅并誅黨與千餘家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三輔人翕然奉之因舉兵反衆至數萬丁亥海明自稱皇帝改元白烏詔太僕卿楊義臣

擊破之　劉元進攻丹陽吐萬緒濟江擊破之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元進結栅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衆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燮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黄山緒圍之元進燮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獘請

息甲待來春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諸子在洛京潛遣家僕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懦俱羅敗衂俱羅坐斬徵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渡江頻戰皆捷元進燮敗死于吳其餘衆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于通玄寺瑞像前焚香為誓約降者不殺散者始欲入海為盜聞之旬日之間歸首略盡世充悉阬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為盜官軍不能討以

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益加寵任　是歲詔爲盜者籍没其家時羣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俱亡命爲羣盜

十年春二月議伐高麗　丁酉扶風賊帥唐弼立李弘之爲天子有衆十萬自稱唐王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　夏四月車駕至北平五月庚申延安賊帥劉迦論自稱皇王建元大世有衆十

萬與稽胡相表裏爲寇詔以左驍衛大將軍屈突通爲關内討捕大使發兵擊之戰于上郡斬迎論并將卒萬餘級虜男女數萬口而還　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班師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　十一月乙卯離石胡劉苗王反自稱天子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克　汲郡賊帥王德仁擁衆數萬保林慮山爲盜帝將入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内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四海稍豐

實然後巡省於事為宜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
獄竟死獄中　十二月壬申帝如東都赦天下戊子
入東都　東海賊帥彭孝才轉掠沂水彭城留守董純
討擒之純戰雖屢捷而盜賊日滋或譖純怯懦帝怒鎖
純詣東都誅之　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衆
十餘萬據都梁宮阻淮為固江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
為五柵以塞險要羸形示弱讓笑曰世充文牘小吏安
能將兵吾今生縛取鼓行入江都耳時民皆結堡自固

野無所掠賊衆漸餒乃少留兵圍五栅分人於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縱兵出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郡丞張須陁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陁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

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人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瓊以字行

十一年　帝以戸口逃亡盗賊繁多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　上谷賊帥王

須拔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冦燕趙　初高祖夢洪水没都意惡之故遷都大興申明公李穆薨髙祖以渾為穆嗣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改封郕公帝以其門族彊盛忌之會有方士安伽陀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海内凡姓李者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虎賁郎將河東裴仁基告渾反帝收渾敏及宗族三十二人殺之　三月己酉帝行幸

太原夏四月幸汾陽宫避暑宫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為營而居之　以衛尉少卿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選補郡縣文武官仍發河東兵討捕羣盗淵行至龍門擊賊帥毋端兒破之　秋八月乙丑帝廵北塞　突厥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事見太宗平突厥　九月丁未車駕還至太原蘇威言于帝曰今盗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為社稷計帝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

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帝從之冬十月壬戌帝至東都顧眄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緜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　楊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為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　壬申盧明月帥衆十萬冦陳汝　東海李子通起長白山依左才相才相忌之渡淮與杜伏威合自稱將軍　城父朱粲始為縣佐史從軍遂亡命聚衆為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荊沔及山南郡

縣所過噍類無遺　十二月庚寅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陁等子蓋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阬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為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宅郡
十二年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内為十六

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于會稽會亂不果成　三月上巳帝與羣臣飲于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黄衮以木為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如生鐘磬箏瑟能成音曲　己丑張金稱陷平恩一朝殺男女萬餘口又陷武安鉅鹿清河諸縣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　夏四月丁巳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

後每夜眠中恒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揺撫乃得眠

癸亥歷山飛別將甄翟兒衆十萬寇太原將軍潘長文敗死　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雁門許罷

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
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
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
對曰今玆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
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
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
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
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

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為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已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秋七月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右候衛大將軍酒泉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敢諫

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甲子帝
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禄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
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
等總留後事津孝寛之子也帝以詩留别宫人曰我夢
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
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　戊辰馮翊
孫華舉兵為盜虞世基以盜賊充斥請發兵屯洛口倉
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恇怯戊辰車駕至鞏敕有司移箕

山公路二府於倉内仍令築城以備不虞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帝斬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是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光禄大夫陳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　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恒山寇高陽　冬十月己丑許恭公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頼化及事帝於東宫帝寵昵之及即

位以為太僕少卿帝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
市帝怒將斬之已解衣辮髮既而釋之賜述為奴智及
弟士及以尚主之故常輕智及唯化及與之親昵述卒
帝復以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　韋城
翟讓亡命於瓦崗為羣盜同郡單雄信往從之聚徒至
萬餘人時又有外黄王當仁濟南王伯當韋城周文舉
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為盜李密亡命往來諸帥間說
以取天下之策　鄱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建元

始興攻陷豫章郡以其鄉人林士弘為大將軍詔治書侍御史劉子翊將兵討之師乙中流矢死士弘代統其衆與子翊戰於彭蠡湖子翊敗死士弘兵大振至十餘萬人十二月壬辰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遂取九江臨川南康宜春等郡豪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為所有 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以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為之副將兵討甄翟兒與翟兒遇於雀鼠

谷淵衆纔數千賊圍淵數匝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帝遣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與左右逃于清河之東楊善會討擒之餘衆皆歸竇建德　内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

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内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藴職典樞要維持内外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

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為大理司直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東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槀

為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物吏皆是瀝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為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河間賊帥格謙擁衆十餘萬據豆子䴚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勃海高開道收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奮擊大破之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

間小盜爭附之事見唐平江淮　丙辰竇建德自稱長樂王

辛巳魯郡賊帥徐圓朗攻陷東平分兵略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　盧明月轉掠河南至於淮北衆號四十萬自稱無上王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討之世充與戰於南陽大破之斬明月餘衆皆散

二月壬午朔方鷹揚郎將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　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太守事見唐平河東　李密翟讓襲興洛倉破之

讓推密為主上密號為魏公即位稱元年事見唐平東都
三月梁師都略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遂即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永隆　左翊衛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飢子和潛結敢死二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改元丑平尊其父為太公以其弟子政為尚書令子端子升為左右僕射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為質以自固始畢以劉武周為定楊天子梁師都為解

事天子子和為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為屋利設　夏四月汾陰薛舉劫金城令郝瑗發兵自稱西秦霸王（事見唐平隴右）李密帥衆據回洛倉以逼東都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

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彞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彞所為也

五月甲子唐公李淵舉兵於晉陽

秋七月

李淵發晉陽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　周武威
鷹揚府司馬李軌自稱河西大梁王置官屬並擬開皇
故事　薛舉自稱秦帝立子仁杲為太子　驍果從帝
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
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九月悉召江
都境内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或先與姦者聽
自首即以配之　戊午李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
城自守淵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趣長安庚申諸軍濟

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宫冬十月淵至長安　羅川令蕭銑自稱梁王　十一月淵迎代王即位遥尊煬帝為太上皇進封淵為唐王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巵不離口從姬十餘人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

止汲汲顧景惟恐不足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為吳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沉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陽保據江東命羣臣廷議之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為善右候衛大將軍李才極陳不可請車駕還長安與世基忿爭而出門下録事衡水

李桐客曰江東卑濕土地險狭内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耳御史劾桐客謗毁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陽宫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郎將竇賢遂帥所部西走帝遣騎追斬之而亡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郎將扶風司馬德戡素有寵于帝帝使領驍果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閤

裴度通謀曰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誅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奈何又聞關內淪没李孝常以華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二人皆懼曰然計將安出德戡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轉相招引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勳侍楊士覽等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座明論叛計

無所畏避有宫人白蕭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宫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為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宫人復白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自是無復言者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楊士覽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徳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結黨西遁智及曰主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竇賢取死耳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

也德戡等然之行樞薛世良請以智及兄右屯衛將軍許公化及為主結約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駑怯聞之變色流汗既而從之德戡使許弘仁張愷入備身府告所識者云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醖毒酒欲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驍果皆懼轉相告語反謀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為皆曰唯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晡後德戡盜御廄馬潛厲兵刃是夕元禮裴虔通直閤下專主殿内唐奉義主閉城門與虔通相知

諸門皆不下鍵至三更德戡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喧囂問何事虔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内外隔絶帝以為然智及與孟秉於城外集千餘人刼候衛虎賁馮普樂布兵分守衢巷燕王倓覺有變夜穿芳林門側水道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猝中風命懸俄頃請得面辭裴虔通等不以聞執囚之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衛士虔通自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宿衛者傳呼有

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門驅殿内宿衛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衛將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毋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為亂兵所殺盛楷之弟也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内兵數百人詣玄覽門叩閤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執開遠義而釋之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

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待遇優厚至以宮人賜之司宮
魏氏爲帝所信化及等結之使爲内應是日魏氏矯詔
悉聽給使出外倉猝之際無一人在者德戡等引兵自
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閤虔通與元禮進兵排
左閤魏氏啓之遂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
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窗扉謂行達曰汝欲殺
我邪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閣虔
通本帝爲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

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朕方欲歸正為上江米船不至今與汝歸耳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俛首據鞍稱罪過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進其從騎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獘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執轡挾刀出宫門賊徒喜譟動地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

手帝問世基何在賊黨馬文舉曰已梟首矣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内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禄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

十二在帝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賊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灋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初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甖貯毒藥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我飲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蕭后與宮人撤漆牀板為小棺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珠堂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囚於驍果營化及弑帝欲奉秀立之衆議不可乃殺

秀及其七男又殺齊王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齊王暕素失愛於帝恒相猜忌帝聞亂顧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化及使人就第誅暕暕謂帝使收之曰詔使且緩兒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中斬之暕竟不知殺者為誰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殺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祕書監袁充右翊衛將軍宇文協千牛宇文晶梁公蕭鉅等及其子鉅琮之

弟子也難將作江陽長張惠紹馳告裴蘊與惠紹謀欲矯詔發郡下兵收化及等扣門援帝議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史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虞世基宗人伋謂世基子符璽郎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決矣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知必將有亂雖廝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為驍果娶婦及亂作賊皆曰非裴

黄門之罪既而化及至矩迎拜馬首故得免化及以蘇
威不預朝政亦免之威名位素重往參化及化及集衆
而見之曲加殊禮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郎許善心獨
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闔朝
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
善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
擒至朝堂既而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曰此人
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

日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卧不食十餘日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為上洛令帥吏民拒守部下殺之以降宇文化及之亂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化及殺之兄弟三人皆死國難時人愧之化及自稱大丞相揔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别宫令發詔畫敕書而已仍以兵監守之化及以弟智及為左僕射士及為内史令裴矩為右僕射　戊辰隋恭帝詔以唐王為相國揔百揆　宇文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為江都

太守綜領留事士中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為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仗衛部伍皆擬乘輿奪江都人舟檝取彭城水路西歸以折衝郎將沈光驍勇使將給使營於禁內行至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虎牙郎錢傑與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讎受其驅帥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期以晨起將發時襲化及語洩化

及夜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使討之先聞營内諠知事覺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内史侍郎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引兵入圍之殺光其麾下數百人皆鬭死一無降者孟才亦死孟才鐵杖之子也

宇文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養一如煬帝每於帳中南面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方取啟狀與唐奉義牛方裕薛世良張愷等參決之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十餘人守之遣令史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

叅至彭城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
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
司馬德戡竊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
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
我等耳廢之何難初化及既得政賜司馬德戡爵溫國
公加光祿大夫以其專統驍果心忌之後數日化及署
諸將分配士卒以德戡為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
兵柄德戡由是憤怨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為之

言乃使之將後軍萬餘人以從於是德戡行樞與諸將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便立德戡為主遣人諳孟海公結為外助遷延未發待海公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陽為遊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迎謁因執之化及讓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何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縊殺之并殺其

支黨十餘人孟海公畏化及之彊帥衆具牛酒迎之

蕭銑即皇帝位置百官凖梁室故事　煬帝凶問至長

安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於唐甲子唐王即皇帝位

戊辰東都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

乙酉唐奉隋帝為鄰國公　宇文化及留輜重於滑臺

以王軌為刑部尚書使守之引兵共趣黎陽李密將徐

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渡河保黎

陽分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淇與世勣以烽

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攻倉城密輒引兵以掎其後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恩富貴累世舉朝莫二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弒逆欲規篡奪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為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瞋目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所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愚如此忽欲謀為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脩

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世勣於塹中為地道出兵擊之化及大敗焚其攻具　時李密請降皇泰主令先平化及賜以詔書密受詔東擊化及王軌降於密化及大懼欲取河北諸郡其將陳智略等皆降化及趣魏縣詳見唐平東都　秋八月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備天子儀衛改葬於江都宮西吳公臺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瘞於帝塋之側　九月辛未追謚隋太上皇為煬帝　宇文化

及至魏縣張愷等謀去之事覺化及殺之腹心稍盡兵勢日慼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化及醉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為計彊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弑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族滅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竇建德數相鬬鬩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為恒其衆多亡化及自知必敗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鴆殺秦王浩即

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改元天壽署置百官　冬十
月丙戌皇泰主以王世充為太尉
二年春正月戊午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
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拔魏縣引兵追化及至聊城
圍之　閏二月宇文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
王薄帥衆從之與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羣下曰吾為
隋民隋為吾君今宇文化及弒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
不討乃引兵趣聊城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

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吾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玉帛以勞戰士若受其降將何以為軍賞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為功甚易柰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既而宇文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先登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遂不

克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

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

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

帝盡哀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撫存隋之百官然後執

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官而

斬之梟首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

至襄國斬之　夏四月癸卯王世充稱皇泰主命禪

位於鄭遣其兄世惲幽皇泰主於含涼殿　戊申世充

奉皇泰主為潞國公　乙巳王世充即皇帝位　五月王世充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主

謚殺之謚曰恭皇帝事見唐平東都

高祖興唐

隋恭帝義寧元年　初唐公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世民娶右

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右勳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與右勳侍池陽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淵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熾之孫也亦亡命在太原素與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卧内琮意乃安晉陽宫監猗氏裴寂晉陽令武功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

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

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賔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并獲罪甚

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
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
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
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為
表世民徐曰世民覩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
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
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
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

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

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説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沖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柰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淵謀亦緩淵之為河東討捕使也請大理司直夏侯端為副端祥之孫也善占候及相人謂淵曰

今王牀搖動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主上猜忍尤忌諸李金才既死公不思變通必為之次矣淵心然之及留守晉陽鷹揚府司馬太原許世緒說淵曰公姓在圖籙名應歌謠握五郡之兵當四戰之地舉事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亡不旋踵唯公圖之行軍司鎧文水武士彠前太子左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舉兵儉說淵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傑以取天下此湯武之舉也淵曰湯武非所敢擬在私則圖

存在公則拯亂卿姑自重吾將思之憲邕之孫也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已且公為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静詐為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益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盗賊竊據離宮

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再拜請計淵曰朝廷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為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俟奏報豈及事機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静長孫順徳劉弘

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彠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當死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彠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按募人之狀士彠曰討捕之兵悉隸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為德平亦止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淵云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為不利五月癸亥夜淵使世民伏兵

於晉陽宫城之外甲子旦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静引開陽府司馬胙城劉政會入立庭中稱有密狀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耶視其狀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時世民已布兵塞衢路文静因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丙寅突厥數萬衆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

突厥不能測莫敢進衆以為威君雅實名之也淵於是斬威君雅以狗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皆死城中恟懼淵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他道來如援軍者突厥終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　李建成李元吉棄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智雲送長安殺之建成元吉遇柴紹於道與之偕行　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晉陽　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為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

云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寳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人曰隋王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為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裴寂劉文静等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乏胡兵非所須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恐其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其次

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鍾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西河郡不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命太原令太原溫大有與之偕行曰吾兒年少以卿參謀軍事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

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
其入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己丑攻拔之執德儒至軍
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
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
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横行天下可也遂定入
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為三軍
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癸己建

大將軍府以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温大雅為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幾密武士彠為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為太原張道源為戶曹晉陽長上邽姜謩為司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為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及鷹揚郎將高平王長諧天水姜寶誼陽屯為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為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

紹為右領軍府長史諮議譙人劉瞻領西河通守道源名河開山名嶠皆以字行開山不害之孫也　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丁酉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盡恭贈遺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也當為汝貰之不足為汝費己亥靈壽賊帥郗士陵

帥衆數千降於淵淵以爲鎮東將軍燕郡公仍置鎮東府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乙巳康鞘利北還淵命劉文静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静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秋七月壬子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後事並委之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衆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

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衆以從甲寅遣通議大夫張綸將兵徇稽胡丙辰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窮乏民年七十已上皆除散官其餘豪傑隨才授任口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者皆不取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左武候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遣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

更運一月糧乙丑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級失特勒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已已使祖君彦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惟虛薄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内面結盟約

淵得書笺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絶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早辭推奬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使温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為八使入典六屯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

冀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孟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

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為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

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丙子太原運糧亦至　八月己卯雨霽庚辰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辛巳旦東南由山足細道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李建成李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

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其無能為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臨淄段志玄自南原引

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

流血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

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門閉老生下馬投塹劉弘

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

士肉薄而登遂克之淵賞霍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

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

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壬午淵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

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

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勲賞此所以失人心也柰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丙戌淵入臨汾郡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鼔山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癸巳淵至龍門劉文静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援謂文静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

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男為大將軍府察非掾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悦以瓌為銀青光禄大夫時關内羣盜孫華最强丙申淵至汾陰以書招之巳亥淵進軍壺口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仍置

水軍壬寅孫華自郃陽輕騎渡河見淵淵握手與坐慰獎之以華為左光祿大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金紫光祿大夫史大柰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濟營於河西以待大軍以任瓌為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

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為擒矣　九月乙卯張綸徇龍泉文成等郡皆下之獲文成太守鄭元璹元璹譯之子也　屈突通遣虎牙郎將桑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諧等營長諧等戰不利孫華史大柰以遊騎自後擊顯和大破之顯和脫走入城仍自絕河梁丙辰馮翊太守蕭造降於李淵造脩之子也戊午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將佐復推淵領太尉增置

官屬淵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河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馮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為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

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蚤招
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
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灋曹武功靳孝謨以蒲津中潬
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仍應接河西諸軍
孝常圓通之子也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庚申李
淵帥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關中士民歸
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
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

實軌等受其節度敦煌公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數萬
人狗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軌琮之兄也冠
氏長于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
見淵於長春宮師古名籀以字行志寧宣敏之兄子師
古之推之孫也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仍有才畧淵皆禮
而用之以志寧為記室師古為朝散大夫無忌為渭北
行軍典籤屈突通聞淵西入署鷹揚郎將湯陰堯君素
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趣長安為劉文静

所過將軍劉綱戍潼關屯都尉南城通欲往依之王長
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
呂紹宗等攻河東不能克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謂
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
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為計紹
遂行李氏歸鄠縣别墅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在
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
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為盜有衆數萬劫前尚

書右丞李綱為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説潘仁與之
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衆踰一萬自稱關中道
行軍總管以前樂城長令狐德棻為記室德棻熙之子
也李氏又使馬三寶説羣盜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
皆帥衆從之仲文密之從父師利和之子也西京留守
屢遣兵討潘仁等皆為所敗李氏徇盩厔武功始平皆
下之衆至七萬左親衛段綸文振之子也娶淵女亦聚
徒於藍田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氏綸各遣使迎

淵淵以神通為光禄大夫子道彦為朝請大夫綸為金紫光禄大夫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關中羣盜皆請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使各居其所受敦煌公世民節度刑部尚書領京兆内史衛文昇年老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獨左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己巳淵如蒲津庚午自臨晉濟渭至永豐倉勞軍開倉賑飢民辛未還長春宮壬申進屯馮翊世

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于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先是平涼奴賊數萬圍扶風太守竇璡數月不下賊中食盡丘師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奴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衆曰汝輩皆良人何故事奴爲主使天下謂之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即帥其衆與師利共謁世民於渭北世民以爲光禄大夫璡琮之從子

也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
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
無不為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
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世民
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帥衆從之頓于
阿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盩
厔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
不足虞矣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趣長樂宮世

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至並聽敎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丙子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宫女還其親屬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屢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遷館於安興坊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孫華中流矢卒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

登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奔散惟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閤下泣拜而去思廉察之子也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灋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馬邑郡丞三原李

靖素與淵有隙淵入城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畧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畧者獨此子耳　壬戌李淵備灋駕迎代王即皇帝位于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遥尊煬帝為太上皇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為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内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令日於虔

化門視事乙丑榆林靈武平凉安定諸郡皆遣使請命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惟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静為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淵留之以為丞相府司録專掌選事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為司録參軍使定禮儀威熾之子也淵傾府庫以賜勲人國用不足右光禄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為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

中樹為樵以易布帛可得十數萬匹淵從之己巳以李建成為唐世子李世民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為齊公

十二月癸未追謚唐王淵大父襄公為景王考仁公為元王夫人竇氏為穆妃　世民破薛仁杲於扶風

事見唐平隴右

乙未平涼留守張隆丁酉河池太守蕭瑀及扶風漢陽郡相繼來降以竇璡為工部尚書燕國公蕭瑀為禮部尚書宋國公　李孝恭擊破朱粲諸將請盡殺其俘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皆釋之於

是自金川出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十餘州　屈突通與劉文静相持月餘通復使桑顯和夜襲其營文静與左光禄大夫段志玄悉力苦戰顯和敗走盡俘其衆通勢益蹙或説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禄而違其難吾不為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懐之丞相淵遣其家僮名之通立斬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為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通適去

顯和即以城降文静文静遣竇珍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賜爵蔣公兼秦公元帥府長史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歔欷不自勝

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
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君素曰公為國大臣主上委
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乃更為人
作說客耶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
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
多言通慙而退　劉文靜等引兵東畧地取弘農郡遂
定新安以西　甲辰李淵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
仲袞徇巴蜀下之

唐高祖武徳元年春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詔唐王劒履上殿賛拜不名唐王既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史及盜賊渠帥氐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日以百數　二月己卯唐王遣太常卿鄭元璹將兵出商洛徇南陽左領軍府司馬安陸馬元規徇安陸及荆襄　二月己酉以齊公元吉為鎮北將軍太原道行軍元帥都督十五郡諸軍事聽以便宜從事　乙卯徙秦公世民為趙公　戊

辰隋恭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王爲相國總百揆
唐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
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
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
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
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名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
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若使少
帝有知必不肯爲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

所不為也但改丞相府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有司　夏四月煬帝凶問至長安唐王哭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于唐遜居代邸甲子唐王即皇帝位於太極殿遣刑部尚書蕭造告天於南郊大赦改元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黄　六月甲戌朔以趙公世民為尚書令黄臺公瑗為刑部侍郎相國府長史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司馬劉文静為納言司録竇

咸為內史令李綱為禮部尚書參掌選司掾殷開山為
吏部侍郎屬趙慈景為兵部侍郎韋義節為禮部侍郎
主簿陳叔達博陵崔民幹並為黃門侍郎唐儉為內史
侍郎錄事參軍裴晞為尚書右丞以隋民部尚書蕭瑀
為內史令禮部尚書竇進為戶部尚書蔣公屈突通為
兵部尚書長安令獨孤懷恩為工部尚書瑗上之從子
懷恩舅子也上待裴寂甚厚羣臣無與為比賞賜服玩
不可勝紀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寂視朝必引與同

坐入閤則延之卧内言無不從稱爲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愆舉過人皆憚之毁之者衆終不自理上嘗有敕而内史不時宣行上責其遲瑀對曰大業之世内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其易在前其難在後臣在省日久備見其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　己卯祔

四親廟王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簡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景王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王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追謚妃竇氏曰穆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明堂以元帝配庚辰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趙公世民為秦王齊公元吉為齊王宗室黃瓜公白駒為平原王蜀公孝基為永安王柱國道玄為淮陽王長平公叔良為長平王鄭公神通為永

康王安吉公神符為襄邑王柱國德良為新興王上柱國博乂為隴西王上柱國奉慈為勃海王孝基叔良神符德良帝之從父弟博乂奉慈弟子道玄從父兄子也

乙酉奉隋帝為酅國公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丁酉萬年縣濼曹武城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朞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

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鶵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濾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為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使之親

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致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秋九月虞州刺史韋義節攻隋河東通守堯君素久不下軍數不利壬子以工部尚書獨孤懐恩代之　十一月癸丑獨孤懐恩攻堯君素於蒲阪行軍總管趙慈景尚帝女桂陽公主為君素所擒梟首城外以示無降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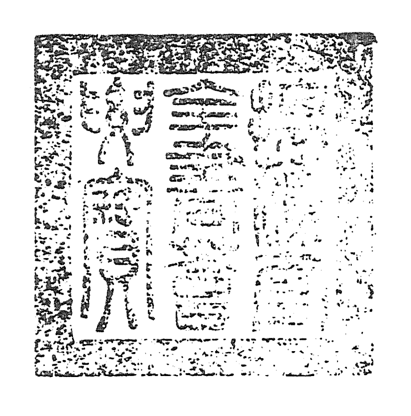
冬十一月隋將堯君素守河東上遣呂紹宗韋義節獨

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時外圍嚴急君素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於河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主見而歎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龐玉皇甫無逸自東都來降上悉遣詣城下爲陳利害君素不從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謂將士曰吾昔事主上於藩邸大義不得不死

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所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君素性嚴明善御衆下莫敢叛久之倉粟盡人相食又獲外人微知江都傾覆丙子君素左右薛宗等殺君素以降傳首京師

二年秋八月丁酉鄘公薨謚曰隋恭帝無後以族子行基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蘇曰柄